



Animalistic Rage, Oil on canvas, 60 x 80 cm, 19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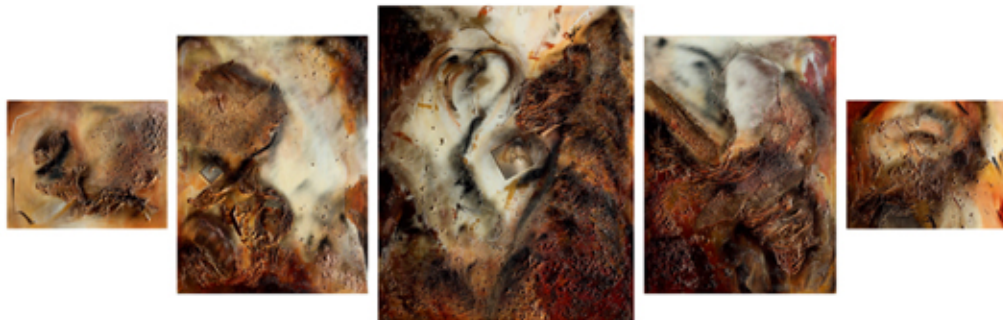
Cerberus Hellhound, mixed media, 120 x 160 cm, 2012



## 麗莎·艾特利奇 一位勇於進軍宇宙維度的女性藝術家

文 / 皮特·舒特博士 譯 / 孫越

初見麗莎·艾特利奇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之後，我問她的第一個問題是「是什麼把你和這東聯繫在了一起？」我第一眼喜歡上的就是她作品中豐富的日本和中國意念、主題與文體元素。這位工作和生活在魯爾區邊緣迪爾門的畫家聽了我的問題震驚了，她請我做個解釋。



Demonic Games, polyptych, 600 x 200 cm, 2013



Icarus in the Fire of Freedom, mixed media, 120 x 120 cm, 2012

麗莎自己從未踏足這東的土地，她說，「最多，我只在腦海裡、夢境中和我的想像裡去過。但或許那就是在我眼中吧。據我所知，我沒有亞洲的親戚或祖先。但自幼年起，我就一直反復說到它。儘管我金髮碧眼，我有暗金色的頭髮，但我的眼睛是杏仁狀的，明顯帶著這東人種的特徵。所以，這應該與某些血緣有一定關係。」

儘管麗莎眉目間帶著異域風情，卻仍不失她那紮根於威斯特伐裡亞的艾特利奇家族獨有的特徵。麗莎誕生和成長所在的魯爾區邊界這片土地風景相當「古雅」。她長期在迪爾門生活和工作，並多年來一直在自己經營頗為成功的畫廊裡展示自己的作品。麗莎已婚，兩位子女也成年了，如今，她已是兩個孩子的祖母。家庭給了她支持、安全感和方向感。並且，不管她如何批判教會的做法，天主教也仍與她牢牢地聯繫在一起。

儘管她並不認為自己是位堅定的基督徒藝術家，並且她當然也並不描繪聖母聖徒，但她仍能在自己那些表達方式豐富多樣的抽象作品中找到自己的思想寄託。

麗莎·艾特利奇自幼便深受藝術和繪畫的吸引。讀小學時，她們班被安排描畫馬背上的聖馬丁與乞丐分享自己斗篷的情景。麗



莎·艾特利奇如此出色地完成了作品，於是她的畫得以在全校展覽，贏得了大家尊敬。自那時起，她的人生計畫已然清晰：她要成為一名畫家。

拿到高中文憑之後，麗莎·艾特利奇進入明斯特設計學院學習，但她很快轉而專攻繪畫。她毅然決然地在漢堡和蘇黎世的藝術學校繼續學業。三年間，她在盛名遠揚的波鴻美術學院學習，師從一位來自中國的教授施洋（Shi Yang）。藝術家 and 理論家們熟悉了這東繪畫和水墨藝術，這讓她大開眼界，見識到了中國式細觀冥思的德性。

麗莎·艾特利奇完成學業之後創作勤奮，她不斷開創擁有其自身風格的體裁，並且很早以前就在魯爾（Ruhrgebiet）豐富多彩的藝術圈贏得了自己的地位，魯爾如今已經完成了它的結構性變化，由一個工業城市轉變成了同時發展創意產業的城市。在文化野心滿滿的瑪律市另一家畫廊，麗莎定期展覽自己的繪畫作品。儘管擁有家庭，並且要教育自己的孩子，這位畫家仍然在藝術事業上很有抱負，從未忽視自己在藝術上的天職，她並不認為家庭關係與此矛盾，相反，她認為二者是互相補充和互相豐富的。艾特利奇是一位熱情的畫家，她癡迷於色彩。她的繪畫洋溢著彩色的光芒；這些閃耀四射的明亮光芒就像是來自南部的陽光。灰色理論離這位藝術家很遙遠。她繪畫中使用彩色蠟筆、水彩、丙烯和油畫顏料；她還運用綜合技法，創造色彩絢爛的拼貼畫和光芒閃爍的材料繪畫。

她在創作中不僅僅使用畫筆，也用刮刀和噴漆。她重新開始用她熱情而充滿活力的色彩設計創作方盤作品，以此來抵擋混亂無形的幾何結構的影響。起初，藝術家主要創作具象繪畫，讓觀眾自己可以受到出自哈爾特熱湖這樣的當地環境的母題的啟發。畫家一次又一次地為附近迪爾門野馬保護區那些時而靜若處子，時而疾馳如電，時而又碎步小跑的馬群而心醉神迷。回望藝術史，我們皆知，正是以與造型藝術相異的繪畫藝術，偉大的藝術大師們成功地把運動中的馬群表現地恰如其分。不過，麗莎·艾特利奇完成了這一使命，她以此表達了自己崇高的追求。

上 /  
Reef, IV mixed media, 80 x 100 cm, 2012

下 /  
Sunset over the silver-white city, mixed media, 200 x 160 cm, 2013

更多資訊請詢：

<http://www.pashminart-gallery.com>

電話：+49 (0) 40 / 69 21 98 99

電子郵件：info@pashminart-gallery.com



縱觀麗莎·艾特利奇作品中所有來自這一地區的根源，我們感覺不到任何地方性的偏狹感或局促感。相反，這位藝術家在偏遠之地追求距離，她志在超越自我，追尋進入更為高遠也更具超越性的維度。她利用情感、直覺和靈感資源，超越了日常現實，敞開了超越時空的宇宙世界。儘管包含著極為豐富的想像，她的許多藝術創作仍然散發著和諧而寧靜的氣質。她的抽象表現是靈魂的圖畫，展現出一種柏拉圖式的「美麗心靈」，一種從自身到環境，再到它的造物主與支持者都那麼純粹而潔淨的靈魂。

麗莎·艾特利奇拒絕這個時代的不安與喧囂，但她將這些不安和喧囂放在了旁觀者的位置。在她的繪畫中，她設計了一個嚮往超越混亂和羈力的另類世界，這個世界嚮往宇宙秩序與和諧。她的作品讓明眼的觀者觀看和沉思，思考他們自己，思考自己的背景與自己的道路。它們是來自一束光的亮點，這束光不屬於這個充滿假像的世界，而是來自其他領域。這位藝術家不為藝術圈的市場力量所驅使，而是為自己形而上的宇宙想像而創作。就連她作品的命名也體現著這一點：她是一位藝術宇航員，在她藝術的拜科努爾宇宙基地上，她正緊急籌備著成為一支「火箭」，她嚮著「夢的魔法」前進，乘著一架「蜻蜓飛行器」，如同「雜技演員」和「騰雲者」一般游刃於更高的領域，她嚮往「月亮城」，表演一齣「彩虹魔術」，不懼飛向的是天堂還是地獄。

紅是她最愛的顏色，是火焰、能量和熱情的符號。相應地，她稱她的肖像畫為《赤》、《自由之火裡的伊卡洛斯》、《火山之高》、《沸騰地球》或《創世》，因此，她是在沿著上帝創世紀的神話軌跡，展示著宇宙生成之初的模樣。

她最開始運用的顏色如同初創。她把各種基本色和往往帶有色情意味的顏色在諸如《婚禮》這樣的作品畫中發揮到了極限，在「熱帶水域」的主題之下，這些顏色表現了四種變化，標示出珊瑚、章魚、失事船隻殘骸、入射角度的太陽輻射與舞動的浪潮，它們吟唱對自然之美的讚歌，或如在《藍色和諧》的三聯畫中那樣閃爍著和絃音樂一般的光芒。

麗莎·艾特利奇顯然掩蓋了這東的自我。她繪一幅《旭日下的大地》；她以自己的抽象方式創造一幅《中國之舞》，一幅《中國人》或《亞洲之弓》；她把《舞動的鬍子》表現地鮮紅而愉悅；她用一條「火龍」去象徵《三位使節的力量》——說的是布萊希特那出題為《四川好人》的戲劇中的故事。她以自己那幾乎並不互相觸動和彼此豐富的世界大同主義作品，將西方世界與東方的虔誠和智慧結合起來，並且最好地搭建起了不同文化之間的橋樑。



Rivalry of sea serpents, mixed media, 120 x 160 cm, 2013